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六月二十九日　KANGZHAN RHBAO　星期六　第一版

抗戰日報

地址：山西興縣　丙戌年五月三十日
第一三一六號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廿三日夏至六月初十小暑

武委會及各聯緊急號召
全邊區人民動員起來
積極備戰堅決自衛

（本報訊）閻錫山匪合日偽，向我解放區大舉進攻，搶我麥收，殺我人民，激起邊區人民莫大義憤。邊區武委會及各聯會負責人，為此號召全邊區八萬二千民兵、六十萬自衛隊員、七十三萬工農青婦會員，緊急動員起來，積極備戰，堅決自衛。——各聯會首要正確的堅決的積極發動群眾，在群眾中普遍深入的進行時事教育，克服麻痺思想，加強站崗、放哨、查戶口，動員群眾認真防奸，積極準備糧草，支援前線；各縣武委會及所有軍火合作社，要日夜加緊製造武器，供給自衛的需要。各地民兵自衛隊，必須認真貫徹勞武結合方針，廣泛開展爆炸運動，隨時準備配合主力作戰；要與群眾一致起來保衛夏收夏鋤，保衛群眾既得利益，掩護並幫助群眾快收快打快藏，不讓閻偽軍搶走一顆糧食，抓走一個壯丁，拉走一條耕牛，堅決把侵犯者打出去！

陽曲、交城邊境
三個區實行聯防備戰
部隊與地方齊一步調，加強群眾武裝

（本報訊）鑒於閻錫山不斷向我解放區侵擾，陽曲、交城邊境駐軍，於六月十一日召集交城六、七兩區、陽曲四區之區幹部，舉行聯席會議，研討備戰問題。在會上，由駐軍首長及三個區之主要負責幹部組成一委員會，齊一部隊與地方及兩縣三區之步調，統一力量，粉碎閻軍進攻之企圖。在委員會下，各區、各村皆建立與健全指揮部，並依據地形村與村互相組織聯防，各村莊都發展與整理民兵，充實群眾自衛力量。區與區間分頭準備地雷。陽曲四區緊接閻錫山之統治區，現準備建立若干地雷封鎖線，其他區也積極擴展爆炸。關於情報、防奸治安等工作，會上皆有具體討論與決定。會後之次日，交城七區所在地之古交召開群眾大會進行動員，並演習地雷。其他區幹部也分頭回區佈置，區與區間並互派幹部聯絡，商討兩區邊沿之聯防備戰問題。如此各區村成為一堅強之鐵壁，不給閻軍留一點空隙。

響應賀司令員保衛邊區號召
工業部各廠工友緊張生產
教育會領導學習努力提高文化與技術

（本報訊）響應賀司令員保衛邊區的號召，工業部各廠，熱烈展開生產運動。二廠翻砂組半月內超過原計劃的百分之七十五，許多工友不睡午覺，或帶病工作；硝化組十幾點鐘內完成三天的工作，硫酸組的酸塔甕器發生毛病不能開工，瓷器一運到，工友們在組長周機侍領導下連夜裝爐，裝置好即進行燒爐，一連廿四小時後有休息，經三天的努力，硫酸的製造順利開工。染織廠生產效率也空前提高，工友們生產和學習結合的很好，工作時間雖減少半小時，工作效率反提高了百分之五十，現在平均每人每日下五付綁帶。（周增林）

（本報訊）晉綏軍區工業部各工廠，自五月份聘請了程度較高的工友擔任教員，各班教員組成「教育會」，研究教學方法，推動學習。每週課程有算術、文化、技術三種，按程度不同分別教學，每天上課與自習時間共兩點四十分，工友學習情緒很高，一到晚上都圍攏來寫字、演算、讀報。四廠郭玉保自己積極學習並幫助別人，他每天學四五個生字，再把他記得的字，教給組內四個小同志，一個星期測驗一次，到五月底他自己學會了一百二十個生字，四個小同志，有的學會七八十個，最少的也是二十多個。二廠鐵工一組十一個工友，開始學習情緒不高，藉口「心緒不寧」「記不住」，經過教育與經常檢查督促後，打破了「一心一意」的思想，以前工友王金能只認識三個字，現在能認識六七十個生字。

應人民之請求
我軍進駐岱岳鎮
偽軍李夢書部百餘人放下武器

（本報特訊）同蒲北段我軍，應當地人民之請求，於二十四日進駐同蒲北段岱岳重鎮，閻偽三十八師三團三營李夢書部百餘人放下武器，三百餘向懷仁潰逃。並繳獲輕機槍十一挺，步槍百六十餘支，火車頭一、車廂十一輛。當地人民久受該偽頑之屠殺蹂躪，今獲得解放，莫不歡欣鼓舞。（按閻三十八師三團為偽「省防」第五軍十五師所改編）

我討逆戰役迭獲勝利，至此同蒲線北部莊、榆林、蔡國頭、前寨、肯吃塔、楊方口、石湖、段家嶺、軒崗、上下馬圈、沿長會等十一個村鎮，均為我軍所控制。

大同閻軍
對我實行經濟封鎖

（新華社豐鎮二十二日電）大同閻偽當局配合其軍事進攻，對我解放區實行經濟封鎖，對我人民貿易自由。據大同復興日報六月七日載：「領導組」一個發之「緝私總暨辦法」，居民出城僅能帶火柴一包，手巾一條，襪子一雙等，非得閻方最高行政機關登記核准，並領得「許可證」，不得攜貨物出城，否則受嚴厲處罰。該辦法並列舉消耗品一切能通過陣線之物品：如鋼鐵、呢絨、布匹、魚類等，需要之物品在我區（指大同區）即時禁止，亦須具有保狀，我方已要求大同當局取消此種措施，以有效制止。（方）

閻錫山令「治村」人員
殺人逼糧

（本報訊）據悉極惡之閻錫山近以殺人權給予其「治村」人員，任其隨意屠殺無辜群衆，以推行其暴政。群衆反抗，村閭長張振興因不起糧款，被「治村」人員拉出村外，……（字）

南京慘案

六月二十三日晚，在國民黨政府的首都——南京，發生了轟動全國的流血慘案，行兇的是國民黨當局所豢養的一群法西斯特務暴徒，被兇毆的是受上海各界人民委託，赴京請願呼籲和平的代表——馬敘倫、閻寶航諸先生和採訪新聞的記者。這一慘案，已經激起了京滬一帶和全國同胞的憤慨。

國民黨當局在全國人民堅決要求之下，發佈了將東北停戰再延長八天的命令，但是不出兩天，命令的墨跡未乾，它馬上製造一個南京慘案來撕毀這個停戰令。上海各界人民的代表們所要求的僅僅是停止內戰實現和平八個大字，他們的手段僅僅是和平請願，但是只要你們眞正代表人民說話，眞正要求和平，那國民黨當局就認為是「叛逆」和「內亂」，必須加以「聲討」「制止」和「平定」。幾天來國民黨當局的御用團就大喊大叫，說是「政府國策」，非「絕對擁護」不可。南京慘案和去年十二月的昆明慘案及其他慘案一樣，正是這種「國策」的再次具體表現，他的內容十分簡單，就是凡是眞正反對內戰要求和平的人，國民黨當局都把他們看作眼中釘，必欲拔之消滅之而後快。國民黨當局既然變本加厲的推行這樣一個與一切和平人士為敵的「國策」，那末它還有什麼誠意來實現什麼「停戰令」呢？國民黨當局的宣傳機關正在叫囂把「和平毫無誠意」的帽子加在中國共產黨的頭上，但南京慘案證明這頂帽子只有國民黨當局自己戴起來才是恰合頭寸。

為了掩蓋南京慘案的眞相和隱藏慘案的主使者，國民黨當局捏造了一套「蘇北難民與請願者衝突」的荒謬謊言，並在事後把當地警察所長撤職，下關警察局長記過，南京警察局長申誡一番，以便草草了事，推卸責任。但是誰都知道，在警衛森嚴的「首都」，敢於目無法紀公開行兇的不是什麼「難民」，而是法西斯特務暴徒。在今天，中國特務份子大大小小一共有幾十萬，他們的總頭子不是別人，正是中國法西斯獨裁者——蔣介石，慘案發生的時候，蔣介石就在南京，並……有他的指示和國民黨當局的事前佈置，南京慘案是絕對不可能發生的。……

……南京慘案揭露了國民黨一反動派……

（解放日報二十六日社論）

興縣各級幹部發動羣衆 雨後三天內完成搶種

衛生部人員全體出動幫羣衆搶鋤搶種

（本報訊）入春以來，興縣各地普遍缺雨，全縣尚有百分之三十的耕地未下種，而沿黃河一帶的山地麥子，又大部晒死。最近一連下了三天飽雨，正是搶種的好機會，各區長聯席會上因此共同決定，全縣各區村幹部，要領導羣衆在三天內完成突擊搶種的任務，區村幹部要進行戶戶檢查，發動羣衆補苗子，種小塊地，平地補種糜黍和小日月莊稼，山上開荒種蕎麥。並通過變工組發動有牛戶，幫助沒牛戶開荒、翻地，鋤草時人工還牛工，或者採用租牛辦法，租子由雙方議定。根據去年的經驗，凡是參加變工組的人，都搶種完了，吃了虧的都是沒參加變工組，所以今年幹部要向羣衆廣泛宣傳，不參加變工的害處，動員參加變工組，或組織臨時搶種小組。經過幹部組織動員以後，許多地區已開始搶種，二區遭家川口有七個夏鋤變工組，全部參加搶種，有二個組因耕地祇用四個人（一條牛跟兩個人）抽出四個人來鋤棉花、高粱。搶種辦法是這樣，先盡給沒耕過一犁地的翻地，耕過一犁的按種或人安苗子。還有在天旱時翻過一犁，現在又翻一犁，種糜黍，擬在兩天內，突擊種完一百多垧地。（流）

（本報訊）本月二十四日雨後，軍區衛生部全體同志幫助駐地羣衆搶種搶鋤，並於衛工中向羣衆解釋時事，發動羣衆貫澈防旱備荒。共幫人工二十九個，牛工兩個，開荒按種糜穀三十八畝，鋤棉花高粱三十六畝。趙四漢是個半病的老漢，小子才十一二歲，又是個拐子，他們幫助他四個人工，開了三畝多地，都種上穀子。（趙軒）

幹部親自掏土耐心說服群衆 河一區發動搶種勝利

（河曲訊）在防旱備荒中，一區展開搶種、搶救棉苗運動。最初發動羣衆搶種，會遭到羣衆等雨、迷信思想的扭抗，說什麼「早種只長桿子，遲種才打籽」，焦尾城陰陽楊九江還說：「五月初八，是『壬子破水山頭過』。」羣衆和部份村幹部亦都等着下雨，致使全村七百六十畝黑豆，都誤了下種。幹部開始到各村開會動員，進行一般號召，但未發生實際效果，後來深入工作解決了兩個問題，才把搶耕搶種造成羣衆運動。第一是幹部親自到地裏掏土檢查土，焦尾城幹部分開地段整天到地裏掏土，看誰的地有墒土能下種，就向他進行個別動員，有的人不信就引上他到地裏看看，燕四枝動員了三次連地裏看也不去看一下，但幹部繼續勸他，後來他賭氣到地裏看了看，果然能種，並慚愧的說：「我坐在家裏掏也沒掏一下，便說不能種」，當即僱牲口，忙着換種下種。這樣三番五次的動員說服，使焦尾城三十多戶進行了搶種。小自然村羅圈寨，由川還樣辦法動員，一天半就搶種了六十畝糜子。第二是幹部帶頭搶種，推動羣衆，唐家會因幹部與互助組長帶頭，搶耕搶種完成百分之九十以上，全行政村只留下四十畝地未種。全區九個行政村的材料（缺二村）原擬種糜子二萬二千一百五十七畝，現據六個村的材料，十來天已搶種一萬三千八百一十七畝，約計完成百分之七十五。

對群衆困難 要體貼入微

取得這一成績，還由於幹部對羣衆困難開始注意了細微的問題。南溝貧農王懷招缺一犁牛、缺五個畜工；王二乃田缺五個工，不能下種，後來發動互助互借，便全下了種；唐家會胡保才等三戶，缺種籽八升，口糧一斗，因為「以前借了人家的還沒還，實在不好意思再提了」，不往出提困難，這些老實農民的問題，若不深入注意到細微處，

便不容易發現。這一工作中還得到以下三點教訓，今後要注意：一、擔重注意貧苦抗屬、復員軍人、貧苦農民的困難，市公所所屬有二百畝地未種，大都是因為這些人的困難沒解決；二、不參加變工的人，很多是孤寡之戶與貧苦者，過去領導生產光注意變工組，對他們便忽略了；三、照顧病人，發動互助使其按時下種。在搶救棉苗方面，自提出鋤、澆、挖、補、裝、捉六項辦法後，羣衆都積極搶救，沙口王亮孫了三畝花，僱了人挑水實，坪泉一老鄉掏窩移苗，移活了六分棉。魯文因迷信，沒捉害蟲，「灰叫鄉」就吃死了他一畝棉花，現在已開始捕捉，由於緊急搶救，全區可活棉花一千三百〇七畝。現繼續搶救中。（祝秉虔）

合併水車吊桿 增大水利功能

（又訊）和旱作鬥爭，一區水利發揮了巨大作用，各村羣衆還創造了新辦法。如坪泉、沙口採用合併水車法，坪泉有二十個水車合併使用，沙口也有十七個水車合併，合併後使水力增大，又省工。單沙口鋤先開八個水車合併一起，就能省七百個工，另有五個吊桿也合併澆水，便多澆了六十四畝地，為了充足水源，還開了一道水渠，使十五輛水車每日多澆七畝五分地，還借水種了五十畝糜子。南北園百餘輛水車，徹夜澆水。焦尾城河水與井水兌換，每天能多澆二畝地，全村都用這辦法。現全區對水利研究出七種辦法：一、沿黃河增設吊桿；二、淘井；三、無牲口的組織人拉水車，利用晚間突擊澆水；四、合併水車；五、借水兌水；六、掏修全區十一條泉水使水量增大；七、安置每水車。為了避免用水糾紛，各村都組織水利委員會統一管理。（祝秉虔）

讀者來信

應尊重放哨兒童 不得拒絕檢查路條

編輯同志：

國民黨反動派擴大內戰之際，邊區不少地方已發現特務活動，防奸工作應百倍地加強，但有些地方站崗放哨沒有認真實行，從黑峪口到興縣城，除高家村、遭家川口有兒童放哨，再看不到放哨的。遭家川口兒童放哨，發現有個別機關部隊的人員，不遵守檢查制度，拒絕檢查路條。這種現象應該糾正，防奸是邊區人民的神聖責任，任何人外出都必須帶路條，都必須接受各處崗哨的檢查，輕視兒童是不對的。

讀者張振

去年沒乾種吃了虧 鄔兒村積極備荒

今年乾種的糜子已捉苗

（五寨訊）三區鄔兒村因去年嫌天乾小種吃了虧，今年全村積極防旱備荒，徐加寬組織十六戶剩餘勞動力搶種糜子，婦女兒童也參加打土坷壠。徐建道等乾種的糜子，只十天功夫，糜苗即出土了，羣衆高興的說：「糜籽有油咧，換土就能瘖苗」，現又準備好小日月糜子，一下雨全村就是種。瓜菜也遠較去年增加一倍，並研究出天旱種瓜的辦法，就是把瓜籽泡過，挑水澆過瓜鉢子，瓜籽種上後，再蓋乾土三寸多，太陽曬死的立即就補種，現在全部都捉苗了。婦女都採集苦菜，用小塊豬節好，搶偷糜喂豬節省粗飯，搶種完後，自願結合組織了三個夏鋤變工組，並迭鋤莞豆黑豆，另抽出人工，開渠兩個水泉，增加水源，使家家戶戶都能大量種菜地。（馬騰、侯建成、徐建道、徐文超）

靜四區開老農座談會 交流經驗推動夏鋤

群衆紛紛準備打早起細鋤

（靜樂訊）四區幹部，積極份子和老農舉行座談會，敦請老農們漫談夏鋤經驗：李三則說：一種莊稼是下辛苦的事情，一點也不能含糊，下一分力量、吃一分東西。「人騙地皮，地騙肚皮」，談到夏田在犁耙，秋田在鋤把時，他把各類莊稼甚時鋤，怎樣鋤，談得津津有味：「忙種見鋤刃，夏至不耗苗，早鋤田，苗吃了草；遲鋤田，草吃了苗；莊稼大了，就是有小草也不要緊，草籽子結不下，『穀鋤針、糜鋤點，山藥鋤的老虎蹄，綠豆鋤的毛葉兒。』」談到各種莊禾留苗時，他說：「稠糜子喝稀飯，稀糜子吃稠飯」，「小豆地裏臥下雞，還嫌小豆稀，麥子地裏臥下牛，還嫌麥子稠」。鋤着老農李小樹也談起他的經驗來：「苗子接滿好，還得按時鋤，人常說：『頭伏鋤穀鏽油，中伏鋤穀半鏽油，末伏鋤穀沒來由。』一般應該先打草，後上土，不然大草長了膿，小草壩了眼，（埋在土裏）才是賺日鬼哩！懶得好不好，到地裏一看就知道了，『刨窩跌且，門限踢斷，四門斗底，持水不漏』這保險是下辛苦務的。」對那些不下辛苦的莊稼人，作了尖銳批評。「鋤苗是手扣，（手拔又慢不如鋤的好）耕地是坷墢，（把不住犁，犁不平）手扣坷撤，可是灰幹哩！」他還告大家一個防止瞎老（地老鼠）的辦法：「在地的周圍埋上狗骨頭或死狗，瞎老鼠見就不來了，比周圍栽上大麻子還強。」最後大家都感到敵人在時，莊稼弄得七荒八生，今年可要好好生產了，都決心打早起，「三早頂一工」，努力精耕細作。（李魁、一化）

盧則鄉幹部虛心檢討自己 深入群衆搞起夏鋤變工

高家咀強迫命令行不通又自流了

（臨縣訊）十區佈置了夏季查租與組織夏鋤變工之後。盧則鄉村幹部立即開會檢討春季變工，羣衆提出的意見幹部都誠懇接受了，如說村幹部只顧自己生產，不領導羣衆生產，全村十一個幹部便有九個人參加了變工；羣衆怕幹部誤工太多要吃虧，便採用計工折工辦法，羣衆的顧慮完全消除了。村幹部一面組織變工，一面配合進行查租，具體的分了工，從思想上教育各佃戶覺悟後，查出四戶都減了租，高斗位在得到退租後，積極活動其他人參加變工，經過幹部、積極份子幾天的組織和動員，全村已有二十二戶參加了夏鋤變工。高家咀村幹部的做法恰恰相反，開會討論變工時沒很好教育羣衆，有些人提出不參加變工行不行，村長回答說不行，討論了半夜沒結果，後來還是「決定」最少要組織兩個變工組才散了會。對查租工作，農會幹事高批在認為村子大又住的分散，農忙時候沒時間教育個戶，簡單從事的開了個個戶會，統計一下數目字便完事。開了幾天會，結果甚也沒鬧起來，強迫命令行不通後，高村長又認為「大家民主沒鬧成，我一個人也教育不轉」又還就落後自流了，這兩個典型例子在全區幹部會上展開討論，都認為要繼續貫澈查租，配合組織夏鋤變工，幹部思想提高是個基本問題，都向盧則鄉村幹部學習，會後區上集中力量幫助高家咀幹部工作，查租運動已快開展起來了。（劉鼎銘）

神池新解放區 做好減租清算的村子 農民買地買牛鬧生產

（本報訊）神池新解放區做好減租清算的村子，農民正掀起生產備荒熱潮。塊上村羣衆在清算反貪污中，買得土地五百垧，打了壩築了水口，都在引水漫地，而過去漫水權則完全操於惡霸張泉手中。張榮老漢房工一輩子，今年買進九垧地，他說：「沒有共產黨，窮人就沒有土地。」他的變工組新買二頭牛，開荒漫荒四十垧。現正泥牆補壓抱灘薦坑。神四區譚家窯子原是大地主韓連的地莊子，全村二十餘家全是他的佃戶，徹底減租後，六百餘垧土地轉移至佃農手中，新開生熟荒十八垧，由外村買回地十一垧，買牛二犋，佃農三滿子翻身後買地外又買大騾子一頭。莊窩村伍有信變工組已將夏田豌豆、山藥、扁豆鋤完，正鋤小穀。但有些減租未澈底的村子，缺乏生產備荒信心，因天旱地乾，至今仍未開始夏鋤，亟待深入動員。（紀）

柳林市教育破鞋歸正 加強市鎮治安工作

（本報訊）在敵偽閻頑長期統治時期，離石柳林市，是破鞋最多的地方，去年十月解放後，民主政府忙於發動羣衆反奸清算運動，沒有抓緊改造她們，幫助她們擺脫過去悲慘的生活，轉入生產。一部份破壞份子就乘機從破鞋家裏散佈謠言，來威脅羣衆，並破壞我軍政治影響。市府為加強治安工作，在半個月內，先後從破鞋家裏查出十六個可疑份子與一個頑軍逃兵。這說明了破鞋不僅是個不生產的問題，而且是奸細活動最方便的場所，於是積極發動羣衆，開展教育改造破鞋的工作，並教育羣衆認識到破鞋是最可恥的行為，並通過公營商店教育商人。同時以該鎮過去出名的破鞋臨老凍餓而死的事實，啓發教育她們歸正，許多破鞋想起自己前途不由的痛哭起來，不到兩個月，已經有十七個回到農村與丈夫恢復關係，多加紡織學習織布，有三個轉變以後結了婚。（王德、辞志強、梁明）

神府二區 領導上包辦代替 鄉幹部生產領導很差

（神府訊）二區區鄉幹部，工作抓不住中心，整天忙於事務工作，和統計數字，對生產領導得差。今春成立的各鄉生產委員會，從未開過會，變工都陷於自流，六鄉十四個合牛變工組，全是羣衆自發組織起來的，都是二、三戶親戚知己結合的小變工，幹部從未檢查，只是去統計一下勞動力和土地就完事了。新提拔的新幹部，缺乏幫助，產生依靠上級和簡單化的工作作風，如一個副鄉長去發動紡織，羣衆提出一大堆困難，他就沒辦法解決，就不敢再去發動紡織了，只要求區上想辦法，對一些繁難的工作，都得等待區上來處理。幹部下鄉也只是搞統計、塡表格，工作深入不進去。原因是領導上包辦代替的工作作風，影響區鄉幹部工作責任心的發揮，獨立工作能力受到限制。其次傳達工作方針還不夠具體，區鄉幹部對中心工作和日常工作認識不明確，又缺乏工作研究，此種缺點，現已引起領導上的注意，正在設法改進。（劉華）

邊區工農青婦文化界 解放區記聯籌備會
電慰南京血案受傷人士

（本報訊）邊區工、農、青、婦及文化界聯合會，於二十六日電慰南京血案中受傷蒞市人民團體代表及新聞界人士，原電如下：

南京新華社轉馬敘倫、閻寶航、雷潔瓊、陳震中、林漢達暨高集、浦熙修諸先生：

先生等爲人民請命，赴京請願，呼籲長期停止內戰、實現全面和平，要求美國不干涉中國內政，竟在下關車站被特務兇毆，前往車站採訪之新聞記者，亦遭痛打，驚聞之餘，憤慨莫名。國民黨內法西斯派製造此次血案，乃其決心擴大內戰陰謀之再一次大暴露。這一血腥暴行，又證明凡要求和平反對內戰，反對將中國主權出賣與美國帝國主義分子者，在他們眼目中均視之為敵人，不惜懷疑團毆，並置之死地而後快；而國民黨當局口中之「保障人權」，則僅係保障特務實行恐怖暴行之非法權利，保障其自身賣國之權利而已。我們對法西斯派之醜惡無恥行爲表示嚴重抗議，願作你們的後盾，切望爲和平民主而光榮流血的諸先生善自珍攝，早日康復，爲獨立自由與富強的新中國繼續努力。

晉綏解放區工、農、青、婦暨文化界聯合會啓。六月廿六日

（新華社延安二十六日電）中國解放區新聞記者聯合會籌備會頃電慰南京血案中受傷蒞市人民團體代表及新聞界人士。原電如下：

南京新華分社轉馬敘倫、閻寶航、雷潔瓊、陳震中及大公報記者高集、新民報記者浦熙修等先生公鑒：

夥聞先生等被國民黨特務暴徒兇毆負傷，不勝義憤。當局對呼籲和平之人民代表，竟下此毒手，正與其擴大內戰之行動互爲表裏。中國和平民主團結正處於空前危急之秋，務祈爲國珍重，早日恢復健康，爲和平民主事業而繼續奮鬥。敝會職責所在，當將血案真相公告國人，並誓爲諸先生後盾。特此電慰。

中國解放區新聞記者聯合會籌備會六月二十六日

陝甘寧與晉察冀各界
一致擁護毛主席聲明
誓死反對美國務院援蔣軍事法案
一致要求美國立即撤回駐華美軍

（新華社延安二十六日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 主席毛澤東反對美國對華軍事援助之聲明，引起此間各界極大重視與擁護。昨（二十五）日上午九時，陝甘寧邊區工青婦商文化協會、旅延僑聯會等各群衆團體代表，冒雨赴交際處會議廳集會討論這一聲明，對於美國國務院違反莫斯科三國外長會議關於不干涉中國內政的決議及去年十二月杜魯門總統的對華政策聲明，一致加以抨擊，並譴責美國軍艦繼續替國民黨政府運兵擴大內戰爲破壞世界和平與違背中美兩國傳統友誼的帝國主義行爲。會上一致表示，爲了維護中國主權與獨立，求得中國人民的和平民主自由，解放區人民將與全中國人民一起，誓死反對國務院所提出的援蔣軍事法案，一致要求美國立即停止與收回對華一切軍事援助，並立即撤回駐華美軍。最後通過致電美總統參衆兩院及各民主團體，呼籲制止通過美軍事援華法案。

（新華社張家口二十六日電）晉察冀邊區工農婦青等群衆團體及張家口市各界人士頃發表通電談話，完全同意毛主席為反對美國繼續以軍事援助國民黨獨裁政府所發表的聲明，並願以全力支持該聲明中對美國政府所提出之要求。在各群衆團體的通電中，嚴正指出「美國政府今天對中國人民的態度，我們是不能信任的。」該電堅決要求美國政府當局立即停止與收回對國民黨政府一切軍事援助，迅速撤退駐華美軍。張家口市參議會副議長于海德，市政府局長陳子淵等，認爲中國人民有權利要求美國停止干涉中國內政。晉察冀邊區參議會參議員關力宣說：「在美國這種積極幫助國民黨政府政策的後面，就將是大規模的內戰。」華北鐵工廠工人王學寬說：「美國是幫蔣介石打內戰來侵略中國，所以便不惜以大批軍火和軍隊來援助蔣介石」。平綏鐵路總工會主任徐平、民生實業公司工會主任陳儒人、張家口市職工會主任齊明代表張市二萬餘工人說：「中國人民絕不允許任何帝國主義在中國領土上援助國民黨反動派槍殺中國人民，如果美國政府當局仍繼續援助蔣介石擴大內戰，我們全體工人必奮起爲八路軍、新四軍、民主聯軍及全國民主力量作後盾。」

陶行知招待記者
要求美軍立即撤退
停止對國民黨政府的一切援助

（新華社延安二十六日電）據外國通訊社報導：民主同盟負責人之一、全國著名教育家陶行知氏，昨日在滬招待記者，提出要求美軍立即撤離中國，美國停止對於國民黨政府的一切援助，直待停戰及聯合政府之實現。陶氏爲上海五十四個反內戰團體的發言人，他說：這些團體包括十萬人。並謂如果美國停止援助蔣介石，和平的機會當更大。國民黨現在所享受對共產黨優勢如能消除，則雙方分歧當更易求得解決。

陝甘寧各群衆團體電杜魯門等
要求美國政府
拒絕通過援蔣軍事法案

（新華社延安二十六日電）昨日陝甘寧邊區各群衆團體代表反美援蔣軍事法案座談會上，通過致美國總統、參衆兩院及各民主團體電。原文如次：

美國杜魯門總統：

參議院代理院長麥克納爾及外交委員會主席康納利：

衆議院議長雷朋及外交委員會主席白魯姆，全國公民政治行動委員會主席平生：

美國產業工會聯合會政治行動委員會主席希爾曼：

全國爭取和平委員會主席卡爾遜：

德拉西先生轉遠東民主政策委員會：

薩巴茲先生轉國會爭取和平委員會：

本月十四日，美國國務卿向美國國會所提出的繼續以軍事援助中國堅持內戰與獨裁的國民黨政府的法案如被通過，將大大鼓勵中國好戰份子擴發全面的長期的內戰。爲了中美兩國的和平與民主，爲了中美兩國的傳統友誼，我們要求美國政府一致拒絕通過這個法案。

陝甘寧邊區職工聯合會主任高鳳山

陝甘寧邊區青年聯合會主任王治周

陝甘寧邊區婦女聯合會主任白茜

陝甘寧邊區延安市商會會長王克溫

陝甘寧邊區文化協會主席柯仲平

旅延僑胞聯合會理事會指議、謝生

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五日

南京下關車站血案
是國民黨法西斯派一手製造的
——京滬各界紛起抗議——

（新華社延安二十六日電）南京訊：二十三日南京下關車站事件，是國民黨法西斯派有計劃謀害蒞市各界反內戰赴京請願代表的血腥暴行。當馬敘倫、閻寶航、林漢達一行由滬起程時，國民黨法西斯派除進行謀害馬氏等的輿論動員外，即發派大批特務暴徒，預伏上海北站，大事騷亂，叫囂反動口號，爬上一些高樓，散發荒謬傳單，並企圖製造流血慘案，但因遊行的五萬餘群衆嚴密防衛，並護送馬氏等登車，直至安然離站，法西斯派奸計未得售，而積極地又在南京下關車站上佈置另一謀害馬氏等的計劃。至馬氏一行在南京被特務暴徒毆傷後，法西斯派復利用對較場口等事件的故技，通過其法西斯宣傳機關中央社，對這一事件進行歪曲事實的報導，對行兇的特務暴徒稱之爲「蘇北難民」，百般維護，對這一殘害人權阻撓和平的血腥暴行稱之爲「民衆衝突」，而國民黨中宣部發言人更發表談話，對無法無天的特務暴徒公然表示「不勝同情」，並「含沙射影」，誣衊滬市各界反對內戰的正義行動爲「煽動羣衆之運動」，同時殺氣騰騰的說：「一切煽動羣衆之運動必須停止，此類煽動必然引起騷擾甚至流血」，企圖繼續鎮壓全國人民的反內戰運動。國民黨法西斯派此種醜惡行爲，京滬各界紛起抗議。民主同盟負責人之一陶行知氏昨日在滬招待記者，除對中央社的無恥宣傳痛予駁斥外，並嚴正指出南京下關車站事件並非「蘇北難民」所爲，而是國民黨內法西斯集團一手製造的。

我淮南自衛戰英勇範例
抗擊四十倍於我之兵力
殺傷蔣軍卅餘我無傷亡

（新華社天長廿六日電）我軍在此次淮南路東自衛戰中，創造了無數的英勇範例。六月七日晨，國民黨軍先以一個連兵力攻我來安城西南之八石山，我守軍一個排將其擊退，國民黨軍旋以兩個營增援，配迫擊砲兩門，向我陣線炮擊，我仍未得退，後復以五個營增援，並以重砲四門配合猛攻，我守軍僅以一排兵力，抗擊了兵力四十倍於我之進犯軍達四小時，殺傷進犯軍三十餘名，我無傷亡。三班長郁文富掩護轉移，一人抗擊正面百餘進犯軍達廿分鐘。同日磨盤山戰鬥中，我軍一個班抗擊了約十倍於我的進犯軍達三小時，我僅輕傷三名。戰事進行間，我守軍於五百碼高的山崗上擋住了相距僅六十米達的正面進犯軍兩個連，我機槍手王[illegible]並負傷，經上藥後，又持上步槍衝上前線。

青島蔣軍出犯
即墨我軍被迫自衛

綜合連日電訊：國民黨反動派蓄意在山東擴大內戰，繼續運兵到青島、濟南。十八日，國民黨五十四軍三十六師與一九八師由其軍長闕漢騫率領，由美艦護抵青島登陸，即開赴城陽，並自滄口城陽一線向我新自僞軍手中解放之即墨城進攻，至二十二日，已侵佔即墨城南二十餘里之阜上、劉家營、玉皇廟山等地。二十四日，復由南、東南、西南三面同時進攻，我軍被迫自衛，正沿東西郭莊、仲村東北一綫山地與進犯軍展開激戰。膠濟路中段國民黨第八軍所部在大批空運軍用品供應下，正集中主力準備向西進攻，以配合五十四軍之行動。與此同時，國民黨繼續增兵濟南，十八日至二十日，空運迄未停止，北埠一帶民房已被強迫徵成營房，全市瀰漫內戰空氣，市民終日惶惶不安。

美圖以山東內戰爲藉口
直接站在蔣方進行內戰

（新華社延安二十六日電）莫斯科二十五日廣播：山東青島美海軍陸戰隊繼續幫助國民黨運兵山東。據中國民主人士意見，美國想以山東內戰擴大爲藉口，直接站在國民黨方面進行內戰。

滬渝等地航業界
力抗蔣政府出賣航權

（新華社延安二十五日電）綜合報導：滬渝等地反對國民黨統治集團出賣內河航權的運動全形展開。自五日、六日滬航業界舉行緊急會議要求政府收回成命，並發動聯合華北及長江區航界共起維護航權之後，國民黨中宣部長彭學沛於十一日對記者談話中，公開宣佈政府特准外輪逕駛京滬漢渝四大內港裝卸進出口貨物，以一年爲期，此案並已付諸實施。彭解釋稱：中國吸收進口貨，如饑如渴，並要鼓勵出口以資平衡，但國內船隻奇缺，上海倉庫久缺空位，要船浮筒亦不夠用，不得不出此。並[illegible][illegible]政府對本國航業保護不遺餘力云云。對此，上海航業界咸認爲政府此舉，必將使中國航業被外國航業壓倒而不能翻身，我全民八年血汗爭回的航權，不容以任何藉口而喪失。滬輪航業公會秘書長李雲良氏再度發表談話，認爲政府所謂「保護本國航業」，並無絲毫表現，反而相反，既沒有賠償民航爲國犧牲的沉船，反而准許外輪航行沿海以至於內河，重演天津條約痛史，甚至交通部引水人管理權及海關緝私權司也移入外國人之手。所謂「開放航權一年」，則是使我國航業在生死關頭的一年中，全部崩潰。所謂「吸收進口貨」，則使我國農工業無法生存。所謂「鼓勵出口」，亦不應飲鴆止渴，喪失國權。至於倉庫擁擠云云，政府既不疏散倉庫中接收物資，坐令霉爛，又任令美國軍艦船隻佔用碼頭，而不早日解決，更不應以此爲藉口。」十三日重慶民主、三北、强華、合衆、永康、合興六家輪船公司舉行會議，響應滬航界的行動，要求國民黨政府撤回成命，通電表示誓死反對，「如政府堅持其出賣航權政策，即將實行罷航抗議」。武昌第一紡織廠負責人亦稱：「內河航權喪失後，武漢勢必成爲外貨傾銷港口，民族工業不能對付，武漢唯一工業——紡織業的[illegible]可發。」二十四日國民參政會駐會委員會於二十四日[illegible]，通過「迅速撤銷開放外輪航行內河成議」決議。二十一日會上，宋子文及[illegible]均不出席，雷震以俞大維「因事不能出席說明」爲詞，透[illegible]買開。

副刊

看「周子山」後

伯恭

軍政宣傳隊大秧歌劇「周子山」的演出，獲得了很好的效果。它把「肅清政治土匪」的任務强烈的傳達給觀衆，主題是適時而明確的。

劇寫陝北土地革命蓬勃發展的時候，一個帶着舊社會污點的，爲個人打算而不實心幹革命的投機分子，以個人英雄主義參加了革命的周子山。他在革命中爭領導權，要個人突出，愛往人頭裏搶。當他去黑龍寨活動民團時，竟想利用黨外力量向黨鬥爭，達到個人被人「看得起」的慾望。結果被敵人逮捕了，他在反動勢力威脅利誘下，爲個人「名利」變了節，作了無恥的叛徒，兇惡的反革命。當紅軍打開黑龍寨時，他就埋伏在馬家溝作了內奸，「面面上還是裝個紅的眉眼，」暗地裏組織「石頭隊」「暗殺隊」、用「金錢美女」來作特務活動，而且指揮在白區的他兄弟——二老周率領土匪到邊區殺人搶人，破壞邊區人民豐衣足食民主幸福的生活。但最後羣衆還是抓住了這個特務頭和土匪頭子周子山和二老周。羣衆說：「不管你反革命逃到那個圪嶗圪塌，都要把你抓逮。」

但是劇本的另外一面，也寫出了代表黨和人民力量成長與强大的代表，具有勞動人民革命品質的堅强的共產黨員村支部書記馬紅志。在他的領導下，革命羣衆「有了土地，有了羊牛」翻了身，當了主人。同時也寫出了革命如何與外部敵人和內部的破壞者進行鬥爭，肅淸內奸，保衛邊區的羣衆偉大力量與革命精神的偉大。

「周子山」這個劇接觸到了革命的兩個歷史階段（土地革命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時期）的羣衆的鬥爭，反映了革命是[illegible]地艱難締造的過程。啟發了羣衆珍惜、保衛革命的[illegible]想。在這裏也對比[illegible]明了周子山個人打算出發投機[illegible]走向，叛變人民反革命[illegible]滅；埋頭苦幹全心全[illegible]服務的馬紅志，是怎樣[illegible]的培養與愛戴下成長起來。

「周子山」的演出，博得廣大觀衆的好評。如演[illegible]革命羣衆紛紛掛上紅帶子，拿着大刀、矛子、鐵鍬、鍘刀等武器，唱着「紅軍共產黨天心順，全世界老百姓都歸紅軍！」一樣紅旗呼啦啦價飄，一心要把革命鬧……」向反動勢力攻擊——黑龍寨攻擊的場面，使觀衆感到革命羣衆力量的偉大，它振奮着人們的鬥爭情緒，羣衆的心都是隨着劇情而發展而跳躍着。蔡家崖老鄉看到在反革命面前堅強不屈的海旺犧牲時說：「死了自己救活了全村人。」有的說：「爲衆人死也光榮。」「好樣的！」看到周子山叛變作內奸時，一個老鄉說：「好戲！對咱可有教育，以前以爲和平了，沒事了，我放哨就大意。」北岔老鄉看着說：「看狗日說人話不作人事。」胡家溝一個老鄉說：「可不能太平觀念。」有的說：「馬紅志可鬆哩（指立場）！」當周子山被抓住時，觀衆老鄉不約而同的嚷出：「這下可抓住了！」「狗日的搶了人，殺了人，可把人害夠了。」

「周子山」所以能收到這樣的效果，主要是它正確的處理了主題，選取了與現實鬥爭密切結合的題材，反映了陝北的一段革命史。另外，它採用的羣衆所熟習的形式，如陝北道情與陝北土地革命中羣衆創作的歌曲，「手提盒子槍，身背無烟鋼……」，以及其他爲羣衆喜聞樂唱的民歌。在語言上，採用了明朗的活潑的農民諺，如「小豆開花花，山羊打木瓜」等羣衆語言。在音樂上，也有很大成就，它已打破了舊的道情格式。

「周子山」也有它的缺點，首先是周子山這個人物的思想叛變，對革命的不滿，成見，反動陰謀，總對他的引誘有些簡單化。「放羊」以及抗戰那個場面比較鬆懈等等。

「周子山」在目前演出，是有很大的意義，特別在目前反動派配合軍事進攻，暗地組織什麼「復仇隊」「還鄉團」「復仇隊」……等特務組織，派大批特務潛入我解放區破壞時，我邊區軍民應學習馬紅志的堅定機敏，和鬥爭經驗，提高警惕，鞏固後方，肅清特務份子，保衛邊區。

四六年六月一日

訪問忻五區被難鄉村

新垣

五月二十四號的早飯後，閻軍分兩路出動大舉侵擾我忻五區新解放區了。騎軍四十師一部從忻縣城向北出發，六十八師一部從奇村解原據點向南出發，總兵力約在二千餘名，南北策應沿鐵道公路向我夾擊，除大部被我軍打擊以外，一部終於侵進了我和平鄉村。我們願望着平原，擔憂着人民的生命財產和損失！

砲聲震激了山谷，由黑煙飛起的所在可判定那是被害的地方，田野裏忙於下種的人畜以及村裏安居操作的婦孺，像蜂分了窩樣的逃向山溝了：有的抱着孩子趕着牛，有的挾着包袱和被子，老弱幼童緊跟着，砲聲、槍聲、叫囂聲籠罩了整個的田野。平時耕種的犁聲、吆牲畜的聲音一時消徹了。這不是和平，這是戰爭，這是閻軍偷襲新解放區的戰爭。

二十五號的上午，我們沿孫家灣一帶去訪被難的鄉村，敵人雖說退了，但四境仍舊寂的沒有一點聲音。望見了村角外的破牆口中隱約中露出了有人縮頭縮身的注視着我們的行動。我們預先給他們打了個招呼：「老鄉們不要怕，我們是八路軍。」恰像的等待我們到了跟前，他們才安下心來。「好狗日的，我們祇當又是晉綏軍！」他們高的領着山溝吼叫了：「回來吧，不要是的！！」這聲音給了我精神上無限的感奮：閻軍到了人民就跑，我們到了人民就號召回來！誰是人民的敵人，誰是人民的自己人，從人民的行動中看，再清楚不過了。

西呼延村外挨近山溝的人行道上，充塞着逃難歸來的人們，三五成羣，扶老攜幼，村口外樹蔭下坐滿了各村的人們，大家親切的像一家人樣訴說着被害的冤仇：「好狗日的把人害死嘍，百忙天鬧的咱們不能生產，閻錫山不讓咱好活呀，比鬼子還殘！」我說你們村裏受了些甚害？「甚害！哎，不能說啦。」南營村一位老人[illegible]歎息着憤恨說：「哎，同志！咱村有些女人以爲晉綏軍來到不怕，男人全都跑光了，一家的女子，今年十七八歲還沒出嫁，夜裏被七八個晉綏軍糟蹋了，衣服撕的稀破爛，眞慘悼！好多婦女受了糟蹋，爲了名聲還有苦難訴！」坐在這位老人跟前的一位青年農民補充的說：「光糟蹋女人還不算，在嘉和、明望、趙家莊，閻錫山的當官的向村裏的婦女說：「大家都是中國人，跑甚哩！閻司令長官派我們來解救你們，趕快把你家的男人叫回來」，有些女人信以爲眞；今天走時，在趙家莊抓去十名壯丁，明望抓去十六名，我歐奎子溜了」，這些人如今還不知死活，家裏有錢有糧哪能贖回，咱窮的沒辦法，我早就看透他們的鬼計！」接着他告訴我，大王花呂六斤的兩個兒子，二兒全龍今年十六歲了，三兒富龍今年十一歲了，那天到奇村去糶茶被閻軍扣住了，十四歲的留下當了兵，十一歲的用了六十元白洋又贖回來。一個老鄉說：「不能當兵才讓贖回吧，爲甚十四歲的不讓回來呢？」大家吼叫着表示對問題有了新的了解：「是的！是的！能當兵的不讓贖。老漢、小孩、婦女都可以用錢贖回來。閻錫山規定贖一個小孩六十塊，一個女人兩石米，一個老漢三十塊。」人說閻錫山在山西要抓六萬壯丁」，大家担憂着自己前途生命的安全。

「同志你喝水吧，等的可口喝了！」一位老太太從人羣裏擠過送來一壺茶，接着一位青年提來一[illegible]老鄉們喝。

天正午了，大家都沒吃飯，人羣漸漸稀疏了，我們和西呼延村幹部到郭六元家裏去吃飯，準備下午看看這村遭害的實情。走進郭家院門，看到階上放着掘就的被捲，這顯示了他們也從山裏回來。女人、姑娘連汗也沒落就爲我們做飯，一面忙的切菜燒火，一面向我們說：「這叫除伍，那叫土匪！」我拉住他家不到六歲的男孩說怕不怕，給我唱個歌吧，他天眞的喉嚨着：「晉綏軍灰拾翻，見了百姓用刀砍……！」引得大家都笑了。「你看咱的人來了，連孩子也不怕；」媽媽還懂得甚的，說話了。」

午飯後，我跟着村通訊員到各家去訪問，郭三娃、郭佩璽、郭正元、郭秋生等家都被搶了，剛做好的被臥被拿走。最慘重的是郭福家，除把價值千元白洋的東西拿走以外，他女人還被刺了兩刀，她嫂在炕上向我們呻吟的說：「同志，好傷呀！我不讓他們把東西拿走，背後又照我腿上刺了一刀，倒了！你看箱子裏拿的精光，[illegible]……活！」傷口痛的眉也不展，哎，揭開箱子一看，果然什麼也沒有，好一眼可以看見箱底。我看着被傷者的慘狀，我內心燃起了無限的憤怒，我除安慰負傷者以外，我要控訴，看山西反動派閻錫山，在怎樣的搶殺着我們的和平人民！殺人掠貨的匪徒是逃不脫人民的懲辦的。郭正元家裏的女人剛娶過，因爲是剪髮頭，閻軍說她是八路軍，還逼她說：「這村有八路軍的工作員？」她說：「我不是八路軍婦女，我不知道這村裏有沒有八路軍！」結果換了一頓搶把子還把幾尺綢子傘去了。郭寶銀家這天正在辦喜事，準備下些飯菜招待客人，閻軍到他家大吃一起，把好的一包紅糖搜出來吃了。郭寶全的外甥子今年十多歲了，這次在舅父家裏住，被砲彈從房頂串下炸傷了。這種打、搶、燒、慘殺的罪行太多了，我不再多舉。

人民是不是就這樣忍受下去呢，不，他們要積極的自衛，在當天傍晚的村民大會上，男女一百五十餘人商定了以下的辦法，就是給閻軍準備下今後的好回答：

平時自衛隊放哨檢查路條防特務活動。

緊急時民兵出去游擊，埋地雷，日夜不停。

村與村互傳情報。

羣衆要與民兵聯系好，互相出擊。

郭存娃說：「今後一有情況，我們要有秩序的跑，不能誰也不管誰，光跑不是個好辦法！」李吉成老漢說：「一村就是一家人，大家要一心才對。」大家一致的吼着：「我們要和平！」「我們要自衛！」「反對閻錫山來搶掠！」「把進攻我們的反動派打回去！」

六月六號於忻五區平川

記魏家灘慰勞隊

趙軒

這天（端陽節）和往常一樣，村裏除幾個孩子站崗或有的玩耍外，就是傷病員們一夥一堆地，在院裏或街上樹蔭底下，坐着讀報、談天、或打樸克……作着消遣，顯得格外快活和安靜。但有時也打破了這種沈寂，那就是當有人起勁地讀到勝利的消息，或是發動國民黨反動派進攻解放區，特別閻錫山聯合敵偽大舉搶麥，殘害人民等罪行時，馬上大家會圍過來問個仔細，或切齒痛切地高聲罵幾句：「這狗日的漢奸閻錫山非美地裝他一頓不行。」有的同志更急燥地拍着大腿說：「他再來，消滅這些漢奸壞傢伙們！……」

半晌午時，村裏人們忽然東跑四跑地活躍起來；從大人孩子們口裏，不斷傳着說：「魏家灘的慰勞隊來啦！還有婆姨老娘娘們哩。」這村的婆姨娃娃都忙着跑出來看了。傷病員們也一跛一拐的跟着看去。躺在炕上的傷員再三催着護士，攙扶他們靠牆坐起來；問長問短。一個傷病員很感動地說：「老鄉眞夠關心咱們，你看，婦女英雄和那隊幹部，三翻五次地領導着全村婦女，給咱們縫洗衣服。那天她們又來要洗衣服，連長說沒啦，她們還不信呢？今天過端午節，又來慰勞咱們，眞估計（照顧）的比家裏還週到。」

街上，一隊整齊的行列，穿過街心向所部走去。每個人都充滿着熱情和飽滿的笑容，他們有的是担着條子鷄蛋的老漢和年青後生，有的是提着小籃滿裝油糕的婦女，也有抱着大公鷄的老婆婆，還有許多孩子們。旁邊看的男人婆姨們，不時很羨慕地指着說：「你看人家閣的多好！咱村慰勞就沒人家灘上組織的强。」孩子們鬧着問他媽要了個籃籃，裝了幾個粽子也跑進行列裏去，他們感到多麼光榮呵！

人們把所部的院子擠的水洩不通，村長劉江秋把各個代表都介紹了，他們是魏家灘本村羣衆們自己組織的，共來工、農、青、婦、民兵、學徒、合作社及全村羣衆等代表三十一人，攜帶條子、軟米、豆腐、掛麵、油糕、鷄和鷄蛋等等東西。劉村長很悲憤的說：「你們爲了羣衆，打反動派，保衛和平中受傷得病，有的缺胳膊少腿。我們實在覺得慘悼，但對狗日的閻錫山反動派們又實在覺得憤恨，羣衆始終忘不了你們。……」最後他傷心氣憤的流下淚來，再也忍不下去了。婦英劉茂蓉說：「村裏的人們，早就準備着過端午要來看你們。今天早晨大家就把東西要來啦，你們不要多心，有換下的破舊衣服，儘管拿來，好給你們縫補拆洗。」休養員代表崔伍珍同志說：「羣衆這樣關心我們，甚至吃糕子或吃蛋糕也惦記着我們；我們只有好好休養，早日重上前綫，保衛我們的邊區。」

會後他們分別走到病房中慰問。一個活潑的小孩子，拿着粽子再三敬一個胳膊殘缺的戰士吃。婦女和老太太們，都以親柔熱辣的語氣，叮囑着每個傷員們好好養病。一個戰士感動的連話也不知說什麼好了。人家走了他才說：「眞比我媽還親呢！」婦女幹部康桂英當她走進一個病房時，總要打問着：「你們有衣裳拿來吧，我們給縫洗。」臨走時，休養員崔伍珍同志，還親自領着休養的傷病員們，還送出村口，並高呼着：「軍民的關係更加親密起來，打垮反動派的進攻！」慰勞隊回去了，休養員回家早睡了。村裏更顯得沉靜起來。

軍統局牆頭詩：

「想見光明，投奔延安！」

國民黨特務機關軍統局下級人員，在層層剝扣壓迫下，待遇菲薄，且時遭內部坐牢殺頭危險，最近該局廁所牆上發現歪詩一首，足見其怨氣之一斑，詩云：

「東也黑暗，西也黑暗，
南也黑暗，北也黑暗，
想見光明，投奔延安！
同志們！覺悟吧！
不要老在這裏受冷氣，吃冷飯，
心也要換，血也要換，
改頭換面再來幹，
迎接光明，驅逐黑暗！」